

刘心武作品

刘心武

润

刘心武 / 著

那些最温暖人心的故事

穿过沧桑岁月如花开在深夜

如晨露点点滴滴滋润在心灵



东方出版中心

刘心武作品

润

刘心武

著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润/刘心武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5. 8

ISBN 978-7-5473-0826-4

I. ①润… II. ①刘…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73591 号

润

刘心武 著

策划人 郑纳新

责任编辑 张芝佳

书籍设计 一步设计

责任印制 周 勇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021-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 208 千

印 张: 10

插 页: 4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0826-4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 021-52069798

—— 序 ——

润

六十年前，北京钱粮胡同，海关宿舍大院，我家一间屋的窗外，有古老的海棠树，时值仲春，满树海棠花盛开，真个是葩吐丹砂，丝垂翠缕，张爱玲说海棠无香，大概是因为她没在北京住过，没有在从明代开到清代再开到新时代的古海棠树下，置身在盛开的花构成的华盖中，体验过那海棠花的气息，确实不是馥郁的芬芳，淡淡的，水气盈鼻，沁人心脾，那应该也是一种香，或者说，不是香，胜于香。

那天，我快满十三岁，坐在自家窗台上，在那海棠花的气息中，读一本书。忽然听到银铃般的笑声，抬眼看，原来是她。她比我大五六岁吧，是对面那家的小保姆，来自农村，还没有脱尽村气。她有一张胖圆的脸，头发又黑又浓，额上有刘海，梳两根粗大的辫子，末梢用扎眼的花布头系成蝴蝶结。

她问我：“又看书啦？”

我就把那本书的封面展示给她。

她笑嘻嘻地问：“又换一本啦？你怎么有那么多书呀？”

我得意地宣称：“我的书可多啦！”跳下窗台，去屋里把我装书的一个抽屉取下，抱在胸前，再到窗前向她展示。我挑出几本，让她看封面，她大概正为雇主家洗完衣服，双手湿漉漉，不敢接过去细看，我就告诉她，那都是童话书，那时候我最钟爱的童话书是美国鲍姆写的《绿野仙踪》，意大利罗大里写的《洋葱头历险记》，还有本苏联作家写的《哈哈镜王国历险记》。我问：“你想借哪本？”她只是憨笑。忽然那边有雇主叫她，她转身去了。后来我才知道，她根本没上过学，是个文盲。

五年以后，我家要从那个宿舍大院迁出，先要把一些家具箱笼装车运走，一些邻居看到，提前来话别，她也出现了，她已经剪掉了双辫，是一头茂密的短发，脸颊上像开放着海棠花，她对我说：“你真行呀！原来你不光是看书，还写书！”其实那时候我还没有出版过自己的书，只是在报刊上发表出一些小文章，但是院里不少人都夸张地说我“写书”，她也就那么认为。

那一别以后，我再没有遇到过她，而且，应该说把她忘记了。但是前几天睡梦里忽然回到钱粮胡同那个院落，出现的一个镜头，就是我抱着放书的抽屉，让她挑去借读，背景是盛开的海棠花，而且那海棠花特有的气息，竟氤氲在梦境中。

醒后,有些伤感。从十几岁喜欢读书写作,如今七十多岁了,一路写下来,确实也出了不少书了。2012年把自1958年的第一篇发表出的文章,到2010年公开发表过的文字,汇集成40卷的《刘心武文存》。2011年出了《刘心武续红楼梦》,2012年又出了《人生有信》的集子,2013年又出了《空间感》的集子,2014年出了新的长篇小说《飘窗》,都是《文存》的延续,当然,此外还有评点《金瓶梅》的书,还有《跨世纪的文化瞭望》增订本,现在,再把2013年到2015年至今写成而未收过集子的文字,以及此前接受采访及演讲的整理稿,编为一集,是再次延续自己写作跋涉的足迹,同时,也不禁问:还会有读者喜欢吗?

不知那位,海棠花树下笑吟吟,送别时眼弯弯,我该唤作姐姐的,她后来是否识了字?即使她后来始终不能读书,那么,可以断定,从她那时候对读书的我写作的我有关注有鼓励来看,她对她的儿孙,一定会培养他们读书、创造。她现在该有八十了吧?在她记忆里,还会有那与我接触的生命痛痒吗?她该记得我的名字吧?她会告诉她的丈夫儿孙乃至亲戚吗?这些人会看我的文字吗?

编这个新集子,是在马年与羊年之交。除了汇集、修订文章,我还选了自己的四幅水彩画,插在集子里。腊月二十九,村友三儿和他媳妇,兴冲冲地大老远跑来,为的是给我送来他们自制的,我最喜欢吃炸的炸饅头和炸豆腐,两种美食都是很大的一包,说是我若吃不了,拿去给我儿子一家,以

及其他亲友品尝。五年前三儿儿子娶媳妇，让我当证婚人，整个婚礼过程录了像，事后给了我光盘。我的若干散文随笔小小说的素材，来自三儿，以及的哥青岭，还有其他一些市井人物。我的短篇章，大多表现人性善。但是像写《飘窗》那样的作品，就还要揭窠人性的灰暗面，在与三儿他们的长期相处中，观察揣摩，若作为原型取材，是否也会无情勾稽？回答是难免的。文学面对人性，只有深掘，不能含糊。其实，面对自己的灵魂，即使大体清白，也还是要严苛拷问。这样的写作心得，很难与三儿交流，但三儿从我这里期许的，也不是什么文学讨论，我们相好，只是因为彼此间没有摩擦力，只有亲和力。

吃完元宵，新集子也就大体编成了。到端午前夕，我又补充了几篇新作。一位小我二十多岁的文化人，和我聊天时，说他对我文字的印象，可以概括为一个字。他算点中穴位了吗？于是觉得，用这个字来作为这篇序的题目，而且也作为这本书的书名，未为不可。

刘心武

2015年6月9日 绿叶居

目录

序 润

辑一

土茉莉 / 3

煤球李子 / 16

三粒芥 / 34

水 葱 / 45

辑二

回忆无禁区 / 59

也曾隔窗窥新月 / 64

悠悠头上走三魂 / 69

曾经的“锦绣年华” / 73

山谷里遍响着流水的琤琮 / 78

弹一曲没弦的琴 / 83

写熟悉的，写相信的 / 89

- 在边缘微笑 / 94
太庙拾翎 / 100
向周立波约稿 / 106
杜宣欠我一杯咖啡 / 112
三颗仁慈的心 / 118

辑三

- 护食神 / 125
山草壮 / 129
大蒲扇 / 133
喊雁阵 / 137
竹排嫂 / 140
果袋婶 / 143
叉车叔 / 147
崖村驴 / 151
美容牙套 / 155
徐胜马利芳 / 159
喜宴端盘娃 / 162
手捻陀螺 / 165
巴西木开花啦 / 169

辑四

- 隔岸花分一脉香 / 175
- 今古一相接,长歌怀旧游 / 180
- 无语亦佳 / 185
- 把不确定确定下来 / 188
- 爱闻黎明喜鹊声 / 192
- 感受到老建筑的呼吸 / 194
- 荷花般高洁的理想与爱情 / 197
- 以文字温润人心 / 202
- 不要对大头尖叫 / 204

辑五

- 《红楼梦》的真相与假象 / 211
- 《红楼梦》为什么“写女不写脚、写男不写头”? / 229
- 世道人心是不能量化的 / 248
- 谈《飘窗》及自己的写作历程 / 257
- 捍卫个性 / 267

—
辑
—

土茉莉

原来教过的一个学生，现在年龄已经逼近花甲，定居美国多年，忽然跑来看他。闲聊中，谈及当年在中学任教时同过宿舍的一位卢老师，那学生报告：“死了。烧死了。”他吃惊。

那学生也是听说。但消息来源是可靠的。因为告诉那学生这一死讯的，乃其当年同班同学，近二十来年开餐馆，一处扩展成五处，发了不小的财，卢老师烧死后，家属找到那餐馆老板，给赞助办理的后事。

美国回来的学生，问起当年的事。

他说，朝代年纪、地舆邦国皆失落无考，是很好的叙述策略，但是，你问我们是怎么住到一间宿舍，又是怎么分开互不理睬，却不能不提到具体的时间段里的一些笼罩在个体生命头上的重大因素。不细解释，你自己去查，也许能查清楚，就是有一个“三年困难时期”，那三年结束，下一年，非师范的本科大学学生，有许多，给分配到普通中学，当中学教师。他是学油画的，到中学教美

术。卢老师是学数论的，到中学教数学。

他不说自己屈才，强调那卢老师是大屈才。国人多知道有个陈景润，在攻克哥德巴赫猜想上，有重大贡献。其实人类面临的最尖端的数学难题，不只是哥德巴赫猜想，比如，就还有费尔马大定理，卢老师在大学数学系，是尖子学生，他就是被教授选中，重点培养，要去攻克费尔马大定理的，所以他的专业，不能笼统地说成数学，而应该精确地说成数论，但是“三年困难”后削减了很多这类专业岗位，毕业后，就到中学，当中学老师，教低于费尔马大定理十万八千丈的勾股定理什么的。

他到中学以后，很难再画油画，除了给初一初二的学生上美术课，为学校 and 校外画宣传画，任务也很重，几乎都是些水粉画。但他一直怀抱成为一个出名的油画家的念头。

卢老师一直怀抱的念头，是继续大学里的学业，攻克费尔马大定理。

他们被分配住在学校里一间小小的宿舍里。直到那个狂飙十年以前，他们一直互相以礼相待。他们几乎没有交流过各自那成名成家的念头，但是心照不宣。卢老师注意到，他经常拿着图书馆借来的油画集翻看揣摩。他注意到卢老师经常在一些纸片上书写出一些莫名其妙的数字及符码。那当然都不是在备课，而是都“心怀鬼胎”。

“这怎么能说是心怀鬼胎呢？”

多年以后，学生仍不理解。

“心怀鬼胎”不是他扣给卢老师的帽子，也不是卢老师泼给他的污水。是“整团”的时候，别的团员老师对他们批判的时候，义正词严地道出的。有“整党”，也就有“整团”。是那个历史阶段常常要搞的。那时候学校领导要求教师们，特别是青年教师，又特别是非师范类院校分下来的如他和卢老师那样的教师，必须树立并巩固“专业思想”，就是发誓并履行“做一辈子人民教师”，决不能有其他的成名成家的错误思想。

“整团”中遭到批判实在也算不得什么。

到国庆节了。他和卢老师都是班主任。各班分配任务，他那个班，还有几个班，是分配去到公园参加联欢，这比其余几十个班分配去参加通过天安门的游行虽然逊色些，也总还有些乐趣。而卢老师那班，分配到的任务却是留在校园里打扫卫生。

国庆节前夕，在宿舍里，他积极准备着第二天游园活动要带去的道具，面有德色，而卢老师绷着一张脸，也顾不得旁人如何猜度了，只是在几张纸片上演绎费尔马大定理。

一而再，再而三，那年头，不仅十月一，五月一也会有庆典活动，卢老师担任哪个班的班主任，哪个班的学生就跟着倒霉，眼睁睁看着别的班的同学要么去参加游行，要么去参加游园活动，而自己和同窗却只能跟着卢老师，操起笤帚簸箕在校园里打扫卫生。

多年后来看望他，并且引他怀旧的那个学生，说回忆起，有年是卢老师的班主任，大过节的，跟着卢老师在校园里扫地，心里奇

怪，为什么偏让他们班干这个，但是，也没往深里想。

他就说，我们那代人么，唱过一样的歌，“永做革命的螺丝钉，立场坚定斗志昂”嘛。

那学生说，倒也未必，那时候，我就已经对游行练队和游园排练烦腻了，倒觉得在校园里装模作样地打扫，其实是玩闹，挺赚的！

他就笑：“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你这家伙是个小右！”

后来就到了那个十年。

突如其来的风暴。学生们“造反有理”，校园大乱。他和卢老师都进退失据。

他只是想画出精彩的油画来。卢老师只是想攻克费尔马大定理。他们对政治没有主观上的兴趣，更没有政治野心。但是你不能不政治。

就是说，你在这样的时空中，政治上必须正确。

原来，政治上的对错，很明确的。一下子，辨不清了。

出现了红卫兵。他们“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进来了工作队，制止混乱。他和卢老师都觉得，靠拢工作队自然是正确的政治选择。但是没几天，工作队撤离，他和卢老师到校门口送别工作队，却发现有不少“小将”在朝工作队呸吐沫，后来知道，那工作队的头头，回到原单位就被揪出来游斗了。那就靠拢“小将”吧，却发现“小将”们分裂成好几拨。学校领导被一拨“小将”揪斗，“小将”们要教师们表态站队，那么，站到哪一边，才算政治

正确呢？后来，“小将”们裹挟着教师，形成了两派。他和卢老师，分别参加了对立的派别。卢老师搬离了他们那间宿舍，跟同派别的“战友”住到一起。

那些年活得真的很累。累在政治上没有安全感。总而言之，怕右。开始，以为带头给学校党支部贴大字报炮轰的，是右，后来，发现中央“文革”支持的，恰是带头造领导班子反的，自己成了“保皇”，“造反”是左，“保皇”当然就是右了。卢老师那时候参加的，是“造反派”，他呢，也不知怎么搞的，搅和到“保皇派”里了。两派打起“派仗”，其大旨，是努力证明自己才属真左，对方是右的，或“形左实右”。进驻了军宣队，解放军还错得了吗？他们那个学校来的军宣队，给他的感觉，是暗中支持他们那一派的，因此，胆子壮了许多，但卢老师他们那派，有跟大学里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联络紧密的，就并不把军宣队放在眼里。

军宣队主持了两派的辩论会。卢老师成为那一派的主要发言人，他则成了自己这派的发言人。唇枪舌剑。他从自己这派的人事干部那里得到“子弹”，就是卢老师的父亲，乃右派分子，于是也就明白，之所以卢老师当班主任的那个班级，在五·一国庆时只能分派去打扫校园卫生，这是必要的控制使用啊。于是他当众点出，卢老师竭力要把学校的领导们打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是因为有阴暗心理。他所参加的那派，对学校领导班子，除了其中一位被查出系叛徒的，其余都认为是“犯了走资派错误、可以悔改的干部”。辩论会上，卢老师那派节节败退，军宣队后来更给予致命一击，宣布业已查明，卢老师那派，有校外高级走资派插进的黑